

在佛堂镇穿越历史与现代

行走江南，访过无数古镇。有的只剩陈旧空巷，徒留岁月萧瑟；有的喧嚣过度，被商业化冲淡了历史底蕴。义乌佛堂古镇，却是难得的两全之境。它像一卷持续续写的史书，古页沉淀千年风骨，新篇章书写时代风华。漫步其间，青石板承接步履，黛瓦墙收纳纳流云，江风拂面，一边是千年商埠的温润余韵，一边是联通世界的鲜活烟火。一镇贯古今，一步越千年，沉浸式穿行于此，令人心生沉醉，久久回味。

在友人陪伴下，缓步踏入古镇。佛堂气韵，源于山水形胜，成于千年商脉，厚于人文风骨。这座始于南朝的古镇，依义乌江而立、因水运而兴，自古便是浙中水陆咽喉、南北商贾汇聚之地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，载过千帆归渡，迎过四海旅人，层层积淀下独属于佛堂的岁月底蕴与烟火故事。古镇之名自带禅意温情，源自一段流传千载的济世传说。相传南朝年间，义乌江水患频发，两岸百姓屡遭灾苦。达摩祖师云游至此，悲悯苍生，以磬为舟、过江渡人，护佑一方安宁。乡人为感恩恩德，立寺祀之，“佛堂”之名由此定名，代代相传，让慈悲向善、厚德安民的底色，浸润街巷阡陌，融入一方水土。

山水灵秀处，历来有名贤栖居。千百年间，书香与商道在此相融共生，雕琢出佛堂独有的温润气质与进取风骨。南朝傅翕隐居云黄山下，结庐修道、广施教化，融儒、释、道三家要义，安民济世，泽被乡邻，成就源远流长的双林文脉，让佛堂坐拥“千年古镇、清风商埠、佛教圣地”的美誉，崇文向善、质朴厚德的民风自此扎根生长。南宋名儒徐侨，更是古镇文脉的精神标杆。作为理学大儒朱熹门下贤士，他一生清正刚直、心怀家国，以勤政爱民著称，被恩师赞为“明白刚直士”。晚年辞官归乡，他不恋闲适、心系桑梓，修水利、筑堤堰、辟良田、兴文教，躬身造福故土。由他主持疏浚修缮的马堰渠，清流潺潺、亘古不绝，千年滋养阡陌良田，护佑百姓安居耕作。清廉务实、耕读传家、义利相兼的品格，沉淀为古镇精神，成为后世佛堂人诚信立商、敢闯敢拼的初心源头。

依托义乌江得天独厚的水运之便，明清两代，佛堂商埠迎来鼎盛风华。彼时江面千帆竞发、舟楫林立，码头车马往来、人声不绝，南北货物在此聚散，竹木粮油、丝绸杂货通达四方。古镇老街街巷纵横，会馆毗邻、店铺栉比，船工号子、商贩



佛堂古镇一景

吆喝、行人步履交织成市井长歌，奏响江南商埠最鲜活的繁华乐章。家喻户晓的“鸡毛换糖”，便在这片热土上生长繁茂。一代代佛堂儿女肩挑货担、栉风沐雨，走村串巷、奔走四方，以微小坚守、坚韧打拼，奏响义乌民间商贸的传奇篇章。元末明初文豪宋濂游历佛堂山水，欣然落笔盛赞此地：“山水清嘉，商贾辐辏，民风淳厚。”短短数语，精准定格了千年古镇昔日鼎盛风貌。

今日漫步古街，脚下青石板经数百年人车马、风雨侵蚀，温润细腻、肌理深刻，每一道纹路都是岁月镌刻的印记。两侧马头墙高低错落、气韵安然，老铺面木质沧桑，雕花窗棂藏着旧时匠心，错落老宅静默伫立。一砖一瓦皆含故事，一巷一陌尽载沧桑，行走其间，仿佛穿越悠悠时光，与千年商史温柔相逢。

如果说古街流水沉淀了佛堂的厚重过往，那么新潮烟火、万象新生，便成就了这座古镇惊艳当下的现代风华。千年流转，佛堂从未止步于守古，始终与时俱进、迭代生长。借力义乌市场的澎湃势能，千年古埠华丽蝶变，从区域性水乡市集，跃升为货通天下、链接全球的商贸高地。包容、创新、鲜活、进取，已然成为新时代佛堂鲜明的气质标签。

如今的佛堂，早已是声名远播的网红打卡地、江南风情标杆古镇，更是总台2026年春晚义乌分会场的取景地之一。凭古今共生的独特气质，常年引得四方游人奔赴而来、览胜流连。新旧交融的极致

浪漫，在古镇核心街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老街肌理未改、古韵犹存，却处处焕发新活力：老旧民居改造的非遗工坊雅致清幽，竹编、红糖、剪纸等传统手艺代代坚守、推陈出新；隐于巷陌的清茶小馆静谧安然，袅袅茶香浸润江南温婉；新潮文创小店、文艺咖啡馆、特色网红美食店错落排布，琳琅满目的跨境好物、原创文创、时尚饰品汇聚一堂。传统匠心对接世界潮流，千年古巷兼容古韵烟火与时代新风，新旧共生、动静相宜，韵味悠长。

一日之中，佛堂最美的光景，莫过于暮色四合、华灯初上之时。夕阳垂落江面，余晖铺满黛瓦白墙，为整座古镇镀上一层温柔金边。转瞬灯火次第绽放，暖光灯带缠绕飞檐翘角，霓虹光影倒映粼粼江水，古风建筑的雅致轮廓与璀璨灯火交叠相融。江波轻漾、光影摇曳，晚风穿巷、温柔拂面。滨江步道游人如织，江上游船缓缓穿行，岸边笑语盈盈、烟火融融。街头浅唱悠扬，美食香气弥漫街巷，孩童嬉闹奔跑，旅人驻足观景拍照。老街不再只有静谧沧桑，更拥有生生不息、滚烫鲜活的现代人间烟火。晚风穿古今，灯火暖山河，驻足其间，时常恍惚不知今夕何夕，只觉古今在此温柔相拥、岁月在此安然盛放。

走出古街放眼全域，佛堂的现代质感扑面而来。宽阔通畅的市政道路四通八达，现代化商圈、精品文旅民宿、潮流休闲街区有序铺展，智慧便民设施遍布街巷。整洁雅致的人居环境、多元丰富的消费

◆ 随行漫记

✎ 坊 坊

场景、开放包容的城镇气质，彻底打破了大众对古镇老旧闭塞的固有刻板印象。在这里，古韵不是封存的标本，而是滋养新生的根基；新潮不是对传统的颠覆，而是对文脉的接续升华。清晨踏古巷、访古寺，可寻千年禅韵，回望商埠旧梦；午后穿新街、逛市集，可览万国好物，感受时代活力；夜临江畔、静观灯火，可沉醉古今交融的温柔烟火。古韵托举新潮，新潮活化古韵，新旧共生，双向成全。

穿行整日，浏览街巷山水，我终于读懂佛堂的独特魅力。千百年间，山水滋养文脉，商道淬炼品格，禅韵书香、诚信实干、厚德向善的精神深深扎根；新时代浪潮之下，这片热土勇立潮头、敢闯敢创，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，以创新力量续写传奇。

青石板承载百年初心，霓虹灯火点亮时代理想；老巷宅院藏尽岁月沧桑，新街闹市盛放人间繁华。历史赋予厚度，现代赋予活力，文脉滋养风骨，烟火温润人心。历史与新潮、静谧与喧嚣、古朴与时尚、底蕴与生机，在佛堂每一寸土地里和谐共生、相得益彰。

这场跨越千年的古镇漫游，既是山水风物的观赏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浸润与启迪。佛堂之美，美在古而不衰、新而不躁，美在守正创新、古今相融。它携千年商埠的深厚底气从容伫立，怀奔赴世界的蓬勃锐气昂扬生长，让千年文脉生生不息，让时代新潮落地生根。温柔而磅礴、厚重且鲜活的佛堂古镇，藏着江南最绵长的岁月风华，书写着新时代城镇最动人的成长传奇，值得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静心品读、温柔相逢。

◆ 朝花夕拾

✎ 李 坤

不用嚼，吸溜一声就下去了，暑气似乎也也跟着溜走了大半。

后来我到城里读书、工作，伏天再没回过家。有回在超市看见速冻饺子，买回来煮了，皮厚馅腻，吃两口就搁下了。给母亲打电话，说起这事，她沉默片刻，说：“伏天的饺子，得用新麦面，苋菜要带露水掐的，你买的那些，机器做的，没魂儿。”

去年伏天，我特意休了假回家。母亲老了，揉面时手腕会抖，擀皮也慢了。但苋菜还是她亲手剁，鸡蛋还是自家鸡下的。我陪她包完最后几个，她忽然说：“其实这些规矩，也就是个念想。人活一辈子，总得有点东西是按时令来的，不然日子过得太飘了。”

吃完饺子，她又在准备二伏的面了。案板还是那块案板，擀面杖还是那根枣木的，只是母亲再也不年轻了。我接过擀面杖说：“妈，您歇着，我来。”

她站在旁边看着，嘴角慢慢扬起笑意，像伏天的苋菜叶子，舒展又温柔。

夏日说消暑

◆ 文化漫谈

✎ 张永锦

长夏溽暑，炎光浹地。蝉声从早聒噪到晚，热风裹挟潮气漫进街巷，连入夜的空气里也带着白日留存的燥热。今人消暑，无非空调冰饮。古人没这些，倒把漫漫苦夏过出万般意趣——找一处阴凉，握一把扇子，做几样吃食，慢慢把日子摇凉了。

消暑先寻纳凉之地。水边柳荫最宜人。夏日荷塘，柳条垂到水面，叶子密密匝匝遮出一片荫，人往底下盘腿一坐，水面拂来湿润清风，拍在脸上凉丝丝的。北宋词人秦观有一回纳凉，写过这样的句子：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他一心追逐的，便是这无形却遍在人间的清润凉意。柳外、画桥、月明、船笛、池莲，五样景致凑一块，所有燥热尽数隔绝于诗意之外。

城里的穿堂弄巷也是凉地。高墙窄道，烈日难以穿透，风在拐角打了几个弯，吹到身上都是软的。午后最热那阵，踱步进入巷子深处，檐瓦把天光筛碎，脚步一慢，心也跟着静下来。巷子尽头若有一口老井就更好，凑近井口，冷气顺着井壁往上爬，人往边上一站，汗就收了三分。

寻得凉地，还需手中有物。蒲扇摇出来的是柔风，不像电扇劲风那样生硬地往身上撞。闲坐院里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，风来了又走，不急不缓。有首《蒲扇》诗：“九骨青蒲扇，轻摇夏日长。清风来满握，明月在中央。”一把扇子握在手里，清风明月都在掌心，这份悠然意境，远非空调能比。夜里铺一领竹席，躺上去不粘皮肤，背后微微沁着凉，窗外蝉鸣再响，亦不扰一席清梦。雅致之人还需焚香，北宋词人周邦彦那几句最有名：“燎沉香，消溽暑。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。”香一燃，潮气化开，鸟雀也跟着欢快起来。

消暑的吃食更是重头。井水浸过的瓜果，是夏日独有的清甜。脆瓜甜李往深井里吊上半天，捞出来咬一口，凉意从牙根直达脚心。有人模仿宋人方回写“浮瓜沉李”：“投李得甘瓜，浮沉共一井。夏热不可触，此味清且永。”一个“永”字写得绝妙，一口凉意在嘴里盘桓好一阵才散。绿豆汤家家熬，煮到豆子开花，汤色清中带碧，晾凉了喝，伏天灌一碗，胸中燥热顿消。江南人爱白酒酿，温润的甜，浅浅的醇，一口下去，米香顺着喉咙滑下去，身上慢慢透出凉。山野间还有择子豆腐，秋里收的橡子磨粉，凝成琥珀色的冻，切条浇蜜，入口清润，带着山林的气韵，一碗下去暑气便去了七分。

唐人讲究“槐叶冷淘”，杜甫写过：“青青高槐叶，采掇付中厨。新面来近市，汁滓宛相俱。”槐叶捣汁和面，做成碧绿面条，过井水凉透，浇上蒜醋，呼噜噜吸一碗，从头凉到脚。南宋杨万里《咏酥》写吃冰碗：“似赋还成爽，才凝又欲飘。玉来盘底碎，雪到口边销。”那时候冬月藏冰，夏月取用，碎冰浇上蜜汁牛乳，比现在的冰淇淋还讲究。杨万里也馋这口：“帝城六月日卓午，市人如炊汗如雨。卖冰一声隔水来，行人未吃心眼开。”还没吃呢，听见叫卖声心里就先凉了半截。

古人消暑还讲究“听”。夏夜纳凉，听蝉、听蛙、听雨打荷叶。蝉声虽聒噪，听久了反倒衬得四下安静。蛙声是另一番滋味，雨后最盛，一片蛙鸣从稻田深处涌来，带着水汽和泥土的清香。最妙是一场透雨，雨前闷热难熬，可一旦落下来，豆大的雨点砸在瓦上叶上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，暑气被雨水一浇，腾起一层白烟。

说到底，外物带来的凉意终究有限。唐代诗人白居易那首《消暑》说得最透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热散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。”内心安宁，清凉便自心底而生。唐代诗人孟浩然闻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，曾几觉“时有微凉不是风”——那点凉未必是风给的，是心安之后自然滋生。杨万里写得更细：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微凉哪里是风？是心静下来后，连月光都带着凉意。

暑热年年有，躲不掉也不必躲。人这一辈子跟过夏天一个道理：年轻时急躁，一热就烦，恨不得拿冰块隔绝所有燥热。后来明白了，热是天的事，烦是自己的事。你急着找凉快，反倒哪儿都热；安安静静坐下来，摇两下扇子，喝一碗绿豆汤，看看树影，汗就自己退了。所谓消暑，不过是学着跟热共处。心宽了，巷子里就有风；人定了，席子上就有凉。日子过着过着，最深的道理往往最朴素：凉意不在别处，就在我肯慢下来的那一刻。

